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36

波斯帝国史

〔美〕A.T. 奥姆斯特德 著

李铁匠 顾国梅 译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36

波斯帝国史

〔美〕A.T. 奥姆斯特德 著

李铁匠 顾国梅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斯帝国史/(美)奥姆斯特德著,李铁匠、顾国梅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0.9

ISBN 978-7-5426-3264-7

I. ①波… II. ①奥…②李…③顾… III. ①波斯帝国—古代史 IV. ①K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5619 号

波斯帝国史

著 者/[美]A. T. 奥姆斯特德

译 者/李铁匠 顾国梅

责任编辑/黄 韬

装帧设计/鲁继德

监 制/任中伟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40×960 1/16

字 数/600千字

印 张/49

书 号/ISBN 978-7-5426-3264-7/C·357

定 价/68.00元

总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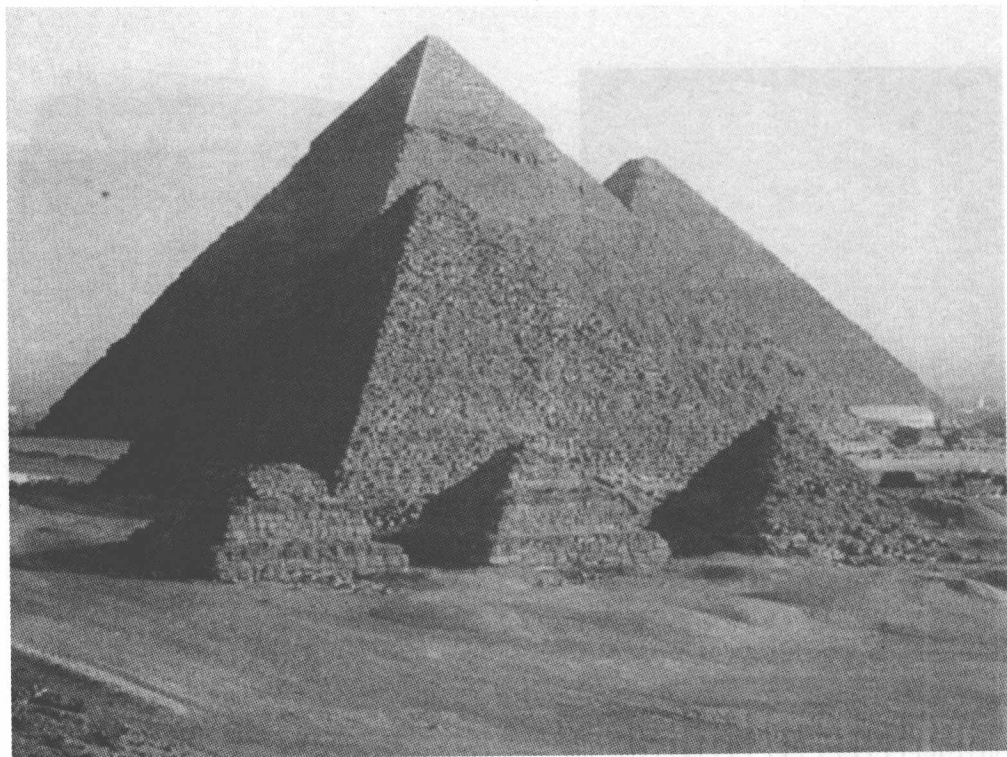
陈 恒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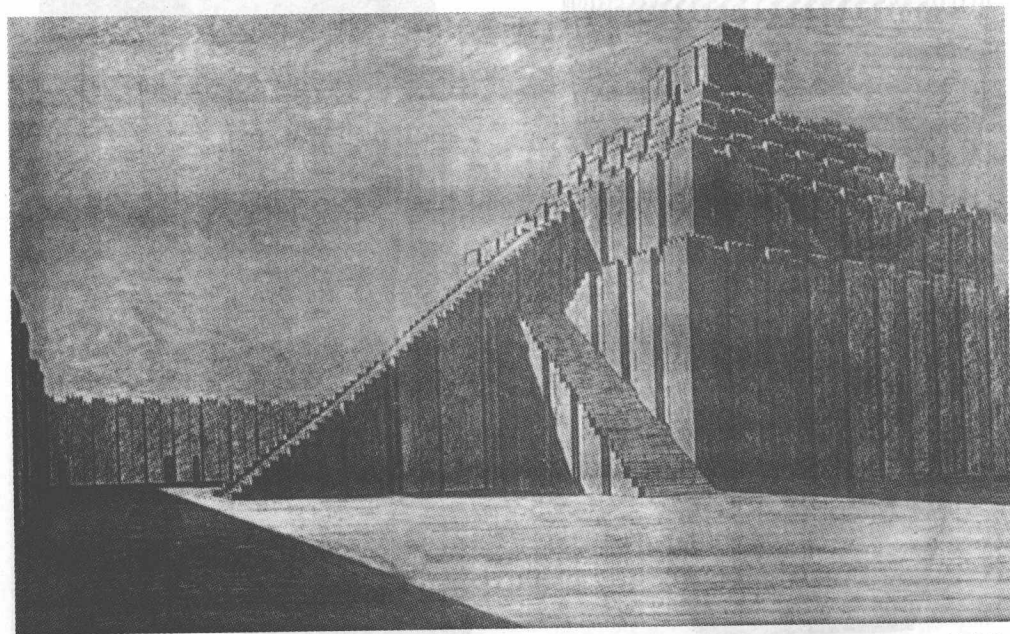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以求能开阔视野,迸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合格的学术翻译队伍也日益扩大,同时我们也深信,学术垃圾的泛滥只是当今学术生产面相之一隅,

高质量、原创作的学术著作也在当今的学术中坚和默坐书斋的读书种子中不断产生。然囿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也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比如国内还鲜有把国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论文系统地引介到学术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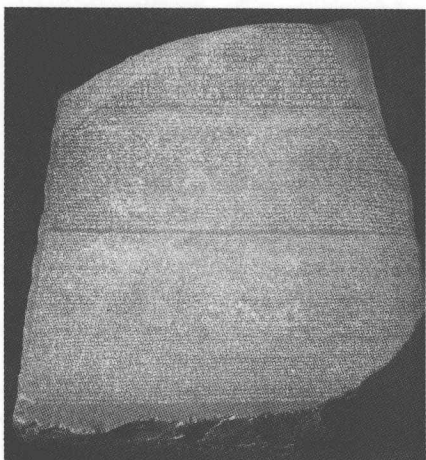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将从译介西学成果、推出原创精品、整理已有典籍三方面展开。译介西学成果拟从西方近现代经典(自文艺复兴以来,但以二战前后的西学著作为主)、西方古代经典(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原典)两方面着手;原创精品取“汉语思想系列”为范畴,不断向学术界推出汉语世界精品力作;整理已有典籍则以民国时期的翻译著作为主。现阶段我们拟从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着手,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学术宝库进行挖掘,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以求为 21 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厦添一砖一瓦。



埃及的象征, 吉萨金字塔



马尔都克神庙寺塔, 即《圣经》所说巴别塔, 它是当时亚洲最宏伟高大的建筑, 古波斯后期开始变为废墟, 未再修复



罗塞塔石碑，碑铭用三种古代文字记载同一件大事，成为揭开埃及古代历史秘密的钥匙



苏萨贵妇纺线图，公元前8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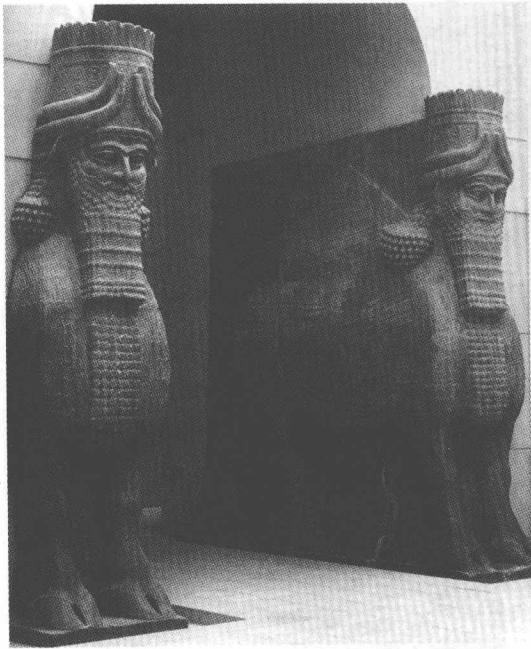


c. 8:21

苏萨 A 出土彩陶杯，以构思神奇闻名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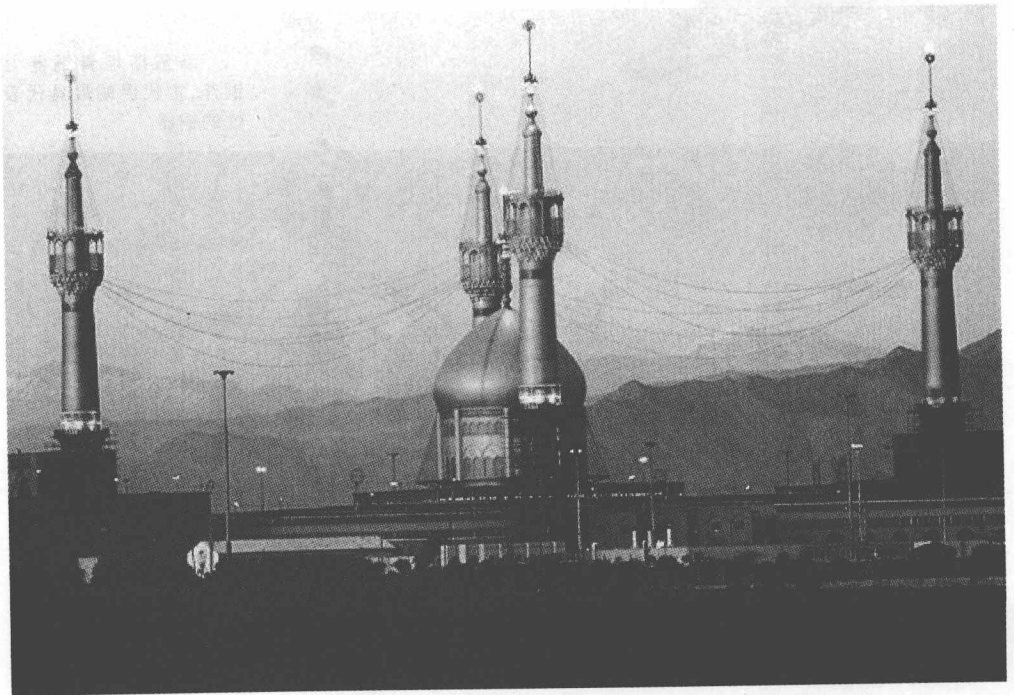
巴比伦的骄傲——影响世界的汉穆拉比法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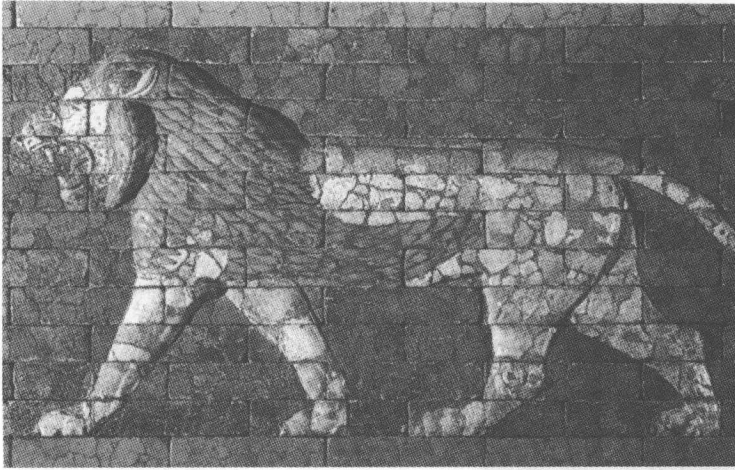
亚述宫廷人首有翼公牛雕像,对波斯波利斯宫廷雕
有明显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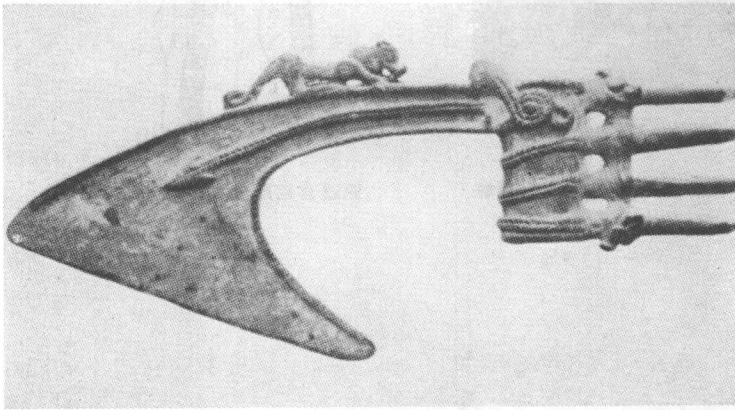
亚述宫廷雕刻之中的米底人



伊马目霍梅尼墓



琉璃砖壁画 巴比伦伊什塔尔门瑞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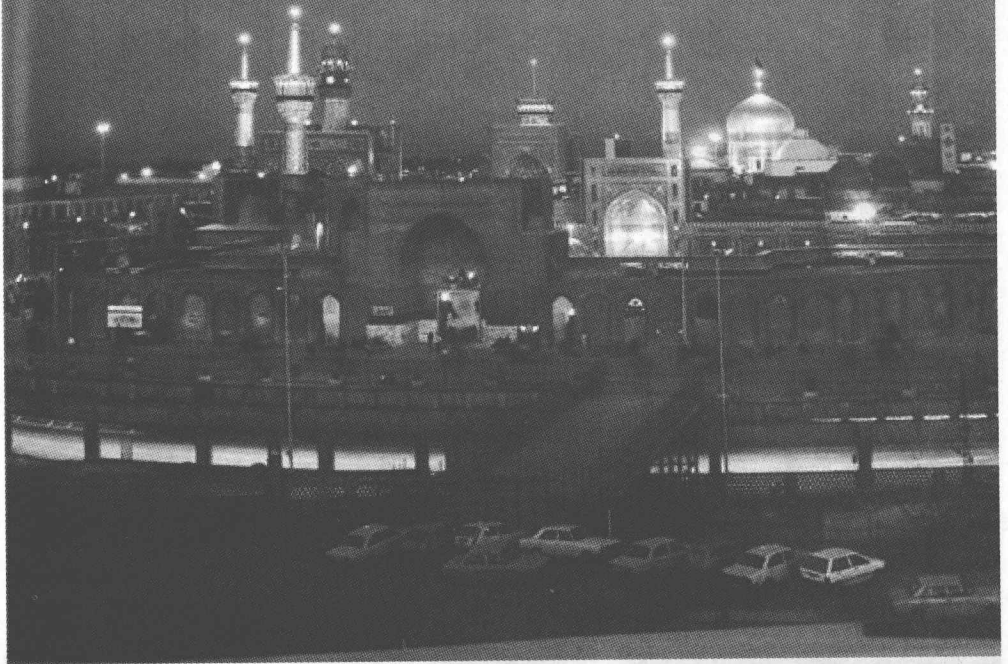


洛雷斯坦青铜器之铜斧，古代伊朗最具代表性的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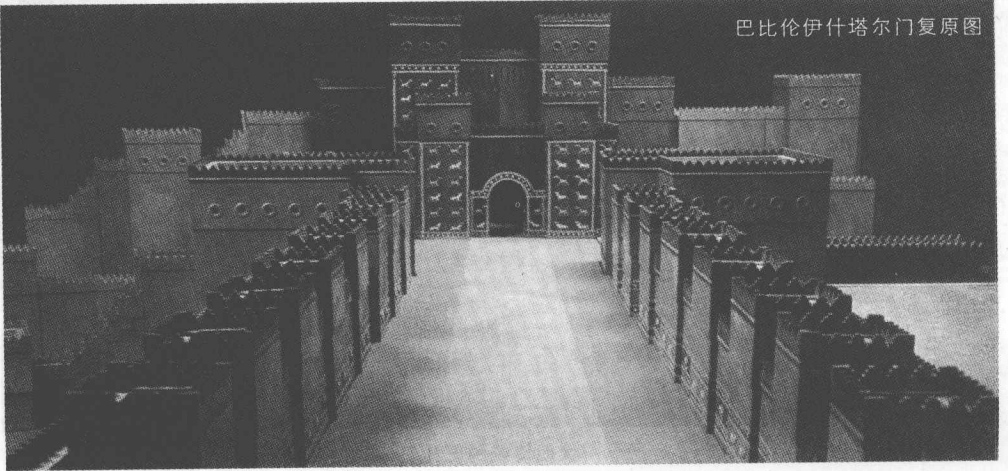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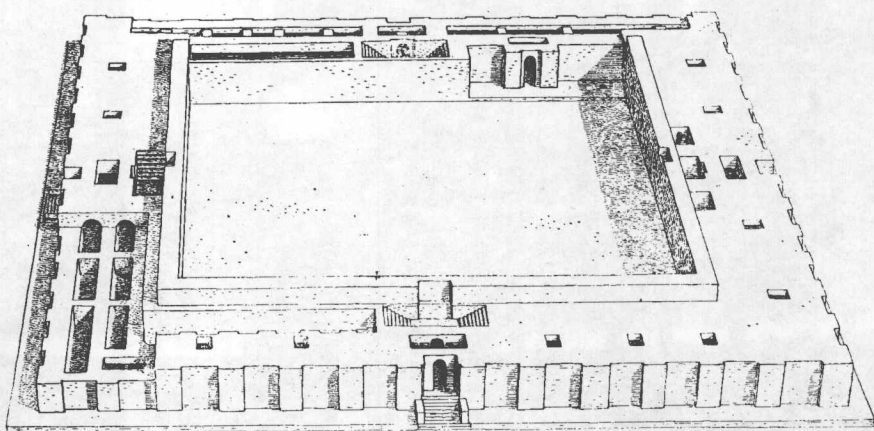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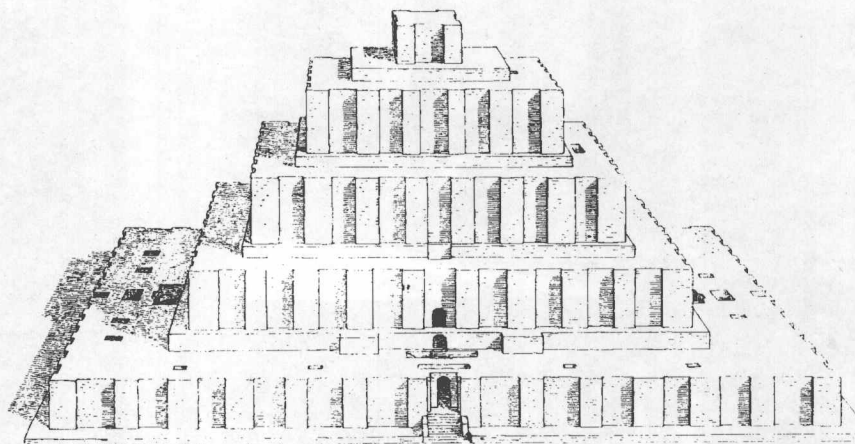
里海渔民捕捉大马哈鱼

马什哈德古哈尔清真寺夜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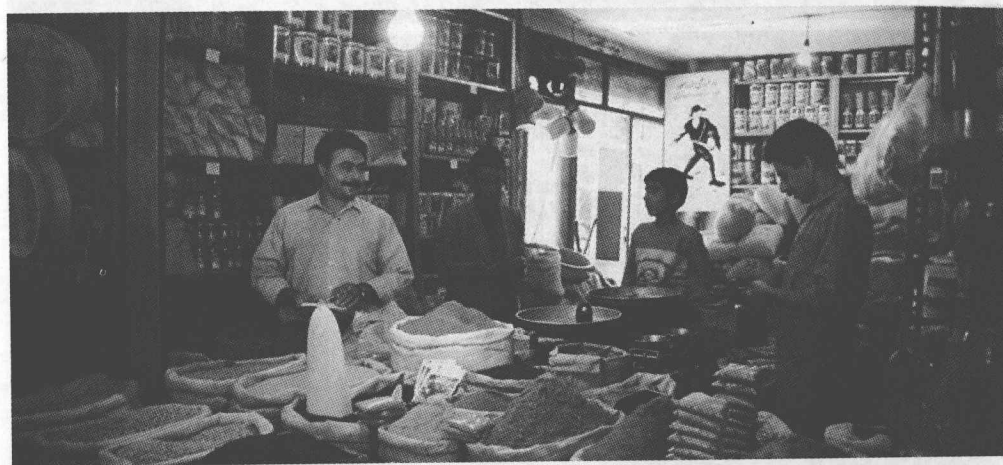


巴比伦伊什塔尔门复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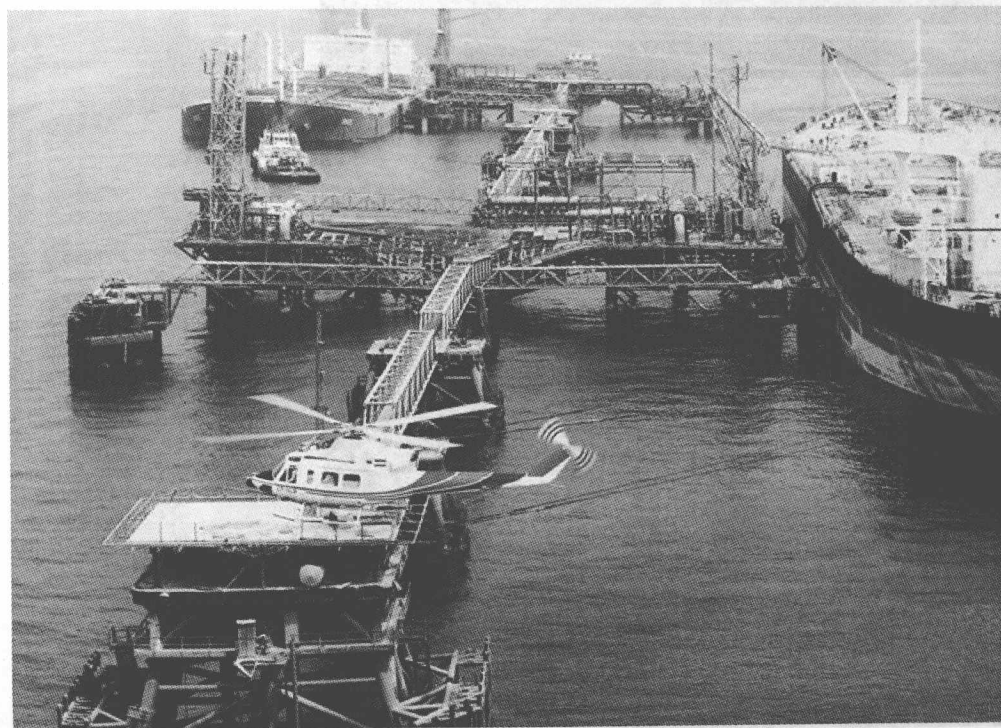
埃兰乔加·赞比尔寺塔建于公元前13世纪，具有明显的两河流域寺塔风格，但供奉的是埃兰本土神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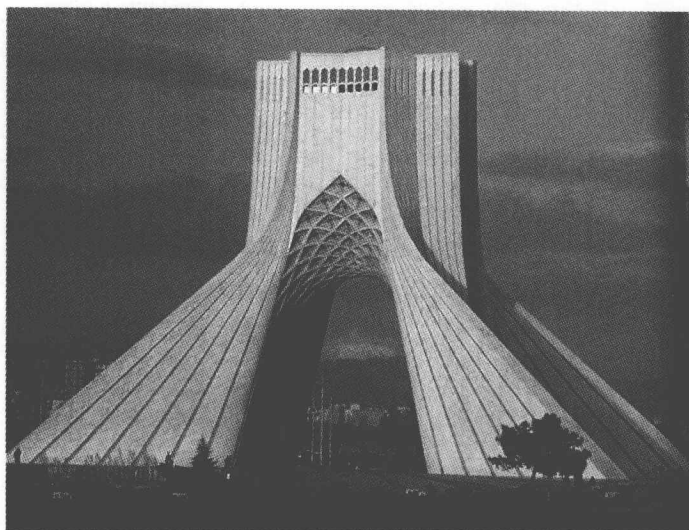
伊朗传统的巴扎



伊玛目霍梅尼港的石化厂



阿扎尔帕德的石油码头



德黑兰的自由塔,该塔原是伊朗帝国建国 2500 周年纪念塔,伊斯兰革命胜利后改名为自由塔



亚述宫廷雕刻,国王狩猎图

汉译者序

本书是美国已故著名东方学者艾伯特·坦·艾克·奥姆斯特德(Albert Ten Eyck Olmstead, 1880. 3. 23—1945. 4. 11)教授的遗作。

根据译者收集到的、不完全的资料,奥姆斯特德教授个人的学术生涯如下:

1903年,奥姆斯特德毕业于美国著名的康奈尔大学。根据作者自述,在大学期间,他为了今后工作的需要,进修了古代史、希腊和拉丁文学、考古学、碑铭学、古文书学以及东方语言和文学多门课程。应当说,他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学习过的这些古代史课程,在一百多年之后我国许多著名高等学校的历史专业,不要说是在世界史本科学习阶段,就是在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甚至是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很多课程仍然没有开设。因此,可以说我们和西方世界古代史学界在教学方面的差距,不要说是在那个好为大言、不务实事的年代,就是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努力之后,仍然是相当巨大的。我们要赶上西方世界史研究水平,还需要多年的艰苦努力。

奥姆斯特德大学毕业之后,首先在美国设立在耶路撒冷的东方研究所工作了一段时间(1904—1905)。在这段时间,他走遍了叙利亚各地,直到埃及边境。并且开始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后来,他又在美国设立在雅典的研究机构工作了一段时间(1906—1907)。1907年,他接替恩师施米特教授(Nathaniel Schmidt),担任了康奈尔大学巴勒斯坦考古队负责人的职务(1907—1908)。在

这段时间，他又走遍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北部、两河流域、亚述地区和巴比伦地区，亲身经历了各地的风土人情，这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08—1928年，他先后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任教，普通课程为古代史、高级和研究课程为东西方交汇领域。1923年，奥姆斯特德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亚述史》(*History of Assyria*, 1923, New York, London)。这时，他已经是伊利诺伊大学教授兼东方博物馆馆长。他在著作中自豪地宣称，凡是书中对当地的描写，都是自己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

1929年之后，他来到美国著名的古代东方研究中心、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工作。直到去世之前，他一直在该研究所工作。1931年，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二部学术专著《马其顿征服之前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历史》(*History of Palestine and Syria to the Macedonia Conquest*, New York, 1931)。这部著作，也可以说是他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

奥姆斯特德的第三部著作，是1942年出版的《历史上的耶稣》(*Jesus in the Light of History*, 1942)。由于译者对基督教问题很少涉猎，没有拜读过他的这部著作。

奥姆斯特德最后一部，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部学术专著，就是《波斯帝国史》(中译本名为《古波斯帝国史》)了。这部著作在1943年就已经写好初稿。但是，还没有等到它修改好，作者本人就去世了(1945)。因此，本书是他的同事们和女儿在他身后帮助整理出版的。1948年，本书第一版出版。自此之后，本书又连续再版五次，最后一次是在1970年。这在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可以说并不多见。或者说，这也可以说明它的价值非同一般。正因为如此，作为一名多年从事世界古代史教学的教师和伊朗历史的爱好者，当朋友邀请译者翻译此书时，译者不揣浅陋，欣然同意接受这一重任，希望能够把这一国外伊朗史名著介绍给我国读者共绘。

在国外历史学界，波斯帝国又称为古波斯帝国或阿契美尼德王朝。例如，《剑桥古代史》第四卷就将这段时期称为古波斯帝国，而

在《剑桥伊朗史》第二卷，则将这段时期称为阿契美尼德王朝。在我国世界史学界，更多的时候把它称为古波斯帝国。这是因为在被古希腊人称为波斯的这个地方，曾经先后出现过两个由波斯人建立的帝国。一个是阿契美尼德王朝，一个是萨珊王朝。为了便于区别起见，我国世界史学界把前者称为古波斯帝国，后者称为新波斯帝国。1935年3月，根据当时伊朗政府的决定，把国家的名称由波斯正式改名为伊朗。这是因为波斯人只是伊朗民族大家庭中的一部分。用波斯作为伊朗国家的名称，是古希腊人对伊朗的误称。伊朗人自古以来就把自己的国家称为是雅利安人的国家，伊朗即“雅利安人的国家”之意。它更能反映伊朗境内多民族聚居的实际情况。但是，由于国际上沿用“波斯”之名已久，因此，在许多著作之中，波斯与伊朗常常同时出现。它们在某些时候是同义词，在某些时候又有严格的区别。

《波斯帝国史》讲的是阿契美尼德王朝或者古波斯帝国的历史。全书共37章，包括伊朗部落早期的历史、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社会制度、经济和文化。

与其他古代伊朗学学者不同的是，奥姆斯特德不是站在波斯这个狭小的范围，而是站在整个古代近东历史发展全局的立场上，把古波斯帝国的历史视为整个古代两河流域与埃及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阶段。因而在本书的开始，他就专门设立一章《古代的历史》，回顾了两河流域、埃及等地的历史、文化，以强调古波斯帝国是这些古代文明的继承者和发扬者。这就使读者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波斯帝国在古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使本书的开篇，就与其他古代伊朗学学者的著作有所不同。

从本书第二章开始，我们开始接触到伊朗民族的起源和波斯帝国的历史。也就是从这里开始，我们也开始感受到本书的特点，即既有丰富的资料，又有科学的批判和怀疑精神。

在资料方面，本书共引用近400位作者的著作、论文，引用各种资料1500余条。可以说，直到奥姆斯特德那个时代为止的、所有与古波斯帝国有关的、古今东西方作者的重要著作、论文、铭文

资料、考古实物，几乎无一遗漏。充分体现了西方历史学家“让史料说话的原则”。即使在今天，如果我们想要再写一部新的古波斯帝国史，可以增添的新史料恐怕也不会太多。

在史料的使用方面，作者充分体现了科学的批判和怀疑精神。例如，在《创始人居鲁士》一章之中，作者引用了希罗多德为了说明居鲁士的宽厚仁慈精神而编造的居鲁士如何善待被俘的克罗伊斯故事。¹接着，他便以巴比伦楔形文字资料，指出克罗伊斯兵败之后就被居鲁士所杀，揭穿了历史之父编造的这个故事。他把所谓《居鲁士二世圆柱铭文》斥责为波斯的政治宣传，这也是很有见地的。²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很多学者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仅仅注意到希罗多德所说的故事，而没有注意到楔形文字资料记载的史实。特别是译者本人还翻译过这条巴比伦楔形文字资料，而在《伊朗古代历史与文化》一书之中，却只提到希罗多德之说，这就更加粗心大意了。

奥姆斯特德的批判和怀疑精神，在本书中随处可见。例如，在《冈比西斯征服埃及》一章之中，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希罗多德的记载并不完全可靠。“有关冈比西斯在埃及神经失常的传说，肯定是不可全信的。一个经常重复的诽谤，说他杀死了阿匹斯神牛，就是捏造的。”³这种批判和怀疑精神，在《篡位者大流士》之中，表现最为明显。自从1846年H. C. 罗林森发表《贝希斯敦铭文》的拓片、拉丁化读音和英译文以来，古代史学界一直就把铭文之中提到的麻葛高墨达和《历史》之中提到的斯美尔迪斯视为是同一个人，很少有人对此提出疑问。但是，奥姆斯特德不但指出历史之父的“荒谬之谈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⁴并且用事实证明大流士在《贝希斯敦铭文》之中所说的东西，有很多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他的这种批判和怀疑精神，体现了西方史学界崇尚的“求真求实”的原则。

当然，我们举出上面这些例子，并不是要彻底否定历史之父及《历史》的重要意义。正如现代西方学者所说，希罗多德“对历史学的贡献，在古代世界是无人可以比拟的，他综括一切的能力，也是